

台前幕后

作为“艺起前行”优秀新创舞台作品上海展演首亮相的外地剧目,昨晚,由常州市滑稽剧团编排的《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在上海大剧院上演。和传统滑稽戏屡掀“笑浪”,可掐着时间计算“笑点”不同,这部作品更接近方言喜剧,亦庄亦谐,悲喜交融。

台下,笑着笑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成为人们观剧“常态”,而小人物陈奂生与土地和粮食“纠缠”的一生,让不少观众感慨:“更懂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也更能理解‘光盘行动’的意义。”



《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剧照
本报记者 郭新洋摄

国家话剧院副院长、著名导演田沁鑫率队在广西百色深入扶贫一线采风一年有余基本完成剧本之际,忽闻百色乐业县百坭村第一书记黄文秀因公殉职,随即把原先剧本推倒重来。昨晚,以黄文秀事迹为蓝本的大型民族歌剧《扶贫路上》在南宁的广西文化艺术中心首演。这位倒在扶贫路上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动人故事、扮演者王丽达婉转动人的歌声,以及在大堂里播出的演出团队采风纪录片,无不感染着现场观众,尤其是黄文秀的同龄人。

开场戏,就是一群年轻人争相奔赴贫困山区担当“第一书记”的场面——天幕上,正是火红的党旗。坐在第一排的北师大法学硕士黄文秀起身立下誓言:“要让百坭村两年脱贫!”到了百坭村,她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她的带动下,贫困户都开始撸起袖子加油干,以双手去创造幸福。

王丽达扮演的黄文秀,音色丰富,透出多样的情感层次,在下半场与病重父亲的二重唱尤为深情动人。一群“第一书记”不仅使得开场气势恢宏、群情激昂,也随后成为“歌队”,在黄文秀思绪万千时,以伴唱的身份出现,与之“对话”、合唱,使得人物内心的展现方式艺术而多元。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时常出现,也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提醒观众,散布在华夏大地上各个角落的年轻的“第一书记”是一群人,都是一个为人民着想的“黄文秀”,代表着290多个“第一书记”。

最初,田沁鑫想描摹的是一群“第一书记”。那时还是2018年7月。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国家艺术院团的艺术家奔赴广西百色展开创作采风活动,先后到了百色7个县(市、区)的26个扶贫点,近距离感受扶贫前后的变化。2019年6月剧本定稿聚焦“第一书记”群像时,传来了黄文秀不幸遇难的消息……

田沁鑫等主创立刻奔赴百色,冒着可能遇到洪灾的危险,到黄文秀遇难地点实地考察。田沁鑫在采风中发现她写的三大本扶贫日记。于是,黄文秀的扶贫日记,就成为串联全剧最好的真凭实据。当然,先前剧本里也有一些“第一书记”的事迹,也被融入了黄文秀身上——她有她的个性,但是也代表了“第一书记”的共性。她也正是以自己的行动,照亮生命、照亮全中国扶贫地区的小康大道。

昨晚,当观众在大堂看到黄文秀手机里留存的一刻的视频——凌晨时分,洪水即将漫到车顶,车外有光,但是四下无人之时,无不留下了眼泪。

田沁鑫表示:“我们的创作过程,也是一次向人民学习、被人民感动的过程。战斗在脱贫攻坚战一线的干部群众,赋予了《扶贫路上》最大的灵感与最深的内涵。”

该剧也是“艺起前行”优秀新创舞台作品上海展演里的重头戏,将于10月24日、25日在上海大剧院上演。

本报记者 朱光

三本扶贫日记串起一台戏

大型民族歌剧《扶贫路上》昨广西首演

马上评

观照现实

□ 邵宁

《陈奂生的吃饭问题》《扶贫路上》是“艺起前行”的两出参演作品,风格迥异,地方色彩鲜明,但共同之处是都和农村,和土地有关,体现出对社会现实的观照。

除了名字相同,这个陈奂生和1980年那部短篇小说的主人公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然而,他却是中国农村千千万万个“陈奂生”中的一个。他所经历的饿肚子年代、改革开放后的巨变,他对土地的感情,都被主创人员抽丝剥茧地展现了出来。而黄文秀这位名校硕士毕业的“第一书记”,为了改变偏远地区的面貌而付出了自己的全部,也是全国数百万“第一书记”中的一个,因此吸引了田沁鑫团队投入极大的热情进行创作。

今天的中国还有几亿农民,他们在广袤的大地上劳作,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喜怒哀乐永远值得艺术工作者给予关注。而只有脚下沾满泥土,才能创作出带着露珠、冒着热气的作品,开出生机勃勃的艺术之花。

读懂农民对土地的深情

常州滑稽剧团《陈奂生的吃饭问题》昨在沪首演

吃饭究竟是不是个问题?

虽说是根据作家高晓声的小说《陈奂生上城》改编,可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除了保留陈奂生这个人物及其“漏斗户”的人设,其他几乎都是全新创作。

编剧张军透露,长达8个字的剧名,起初让剧组人员担心,注重简洁的当代人能否记住这么长的剧名,却没想到反倒触发了新梗,成为这部剧最大卖点。之所以聚焦“吃饭问题”,源自另一位编剧王宏的亲身经历,拿到题材时,他刚好因病住院,食不下咽,这也触动了他将目光着眼于“吃饭问题”。

1970年,“漏斗户”陈奂生稀里糊涂娶了傻妹,成为3个孩子的继父;当有了饭吃,饿怕了的傻妹却活活撑死了。2018年,吃饭不再是问题,儿子陈两却利用职权私自贩粮锒铛入狱;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摆在陈奂生面前的早已不是吃饭问题,而是如何改变土地观念,更换和土地相处的方式。

吃饭究竟是不是个问题?答案就在剧中。

陈奂生与傻妹
本报记者 郭新洋摄



“镜”到底的表演有多难?

必须要为陈奂生的扮演者、常州市滑稽剧团团长张怡点赞。在这部近2个小时的作品中,唯有他是一“镜”到底,全程在台上没有一分钟休息。

全剧涉及对1970年、1979年、1988年等多个年份的回忆,闪回之频繁,甚至需要在舞台侧边设“翻盘”提醒观众——他开始回忆了;他又开始回忆了;他回忆完了……大量闪回增加了表演的难度,而没有任何“提醒”的张怡需要在脑海中自动生成清晰的时间线,并确保自己在不同的时空交错中“准确无误”地角色切换。

因为是一“镜”到底,张怡没有换妆的时间,近50岁的年龄跨度全靠形体和表演来“区分”。为此,他反复琢磨人在不同年龄阶段的表现,腰要弯到多少度才算佝偻?脚要如何迈出去才叫步履蹒跚?食道癌晚期带来的吞咽困难有多痛苦?张怡演绎下的陈奂生,真正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光盘行动”的意义在哪里?

在吃饭早已不是问题的今天,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反倒引发思考。坐在记者前排,85后程先生是周围唯一一笑出声引来注目礼的观众,他坦承:“这和我以往看的滑稽戏虽然不同,但很多台词细节都很精妙,关键是演员的节奏把握得非常好,让人很容易Get到笑点。”

资深剧评人水晶说:“或许是滑稽剧团的班底来做的这部戏,加上担心现实题材会让观众觉得闷,演员在表演上还是习惯性有些滑稽噱头,但其实更让我觉得珍贵的是编剧的敢言,他们没有回避现实,即便有些地方或许略微敏感。”

和小姊妹相约结伴而来的方阿姨,虽然没有如期待地“笑一场”,但却被陈奂生这样的普通农民对土地的眷恋而感动,她说:“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插队落户的,都有和农民共同生活的经历,你只有在农村靠土地生活过,才能理解农民对粮食、对土地的情谊。现在报纸上天天在宣传‘光盘行动’,你和小一辈(孙子、孙女)解释再多,还不如带他们去农村看看,看看什么叫‘粒粒皆辛苦’,伊拉就懂了。”

本报记者 朱渊

《扶贫路上》剧照

